

谎言织就之网:论《太太万岁》中陈思珍的生存策略与时代困境

◎吴俏[西华师范大学]

摘要: 张爱玲剧本《太太万岁》中的太太陈思珍,通过谎言来维系家庭表面和谐的行为,实质上是20世纪40年代社会结构下女性被迫采取的生存策略。通过分析陈思珍谎言的三种功能——经济依附中的资源获取工具、家庭权力的稳固策略、文化转型时期的身份特征,进一步剖析这种谎言策略产生的三种原因:社会伦理的规训、战时上海的经济崩溃,以及新旧文化冲突。同时,对陈思珍的生存策略进行历史评价与现代反思,深化对民国女性生存境遇的理解,也为当代性别平等议题提供历史参照,凸显了张爱玲以喜剧形式包裹悲剧内核的深刻社会批判。

关键词: 《太太万岁》 张爱玲 陈思珍

DOI:10.20273/j.cnki.mzxs.2026.12.045

张爱玲所编剧的《太太万岁》作为诞生于新旧交替时代的作品,反映了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以女性角色陈思珍为切入点,通过“谎言叙事”这一独特的艺术手法,揭示了民国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困境。

张爱玲就曾这样感慨:“中国女人向来是一结婚就立刻由少女变为中年人,跳掉了少妇这一个阶段。陈思珍就已经有中年人的气质了。”^① 编剧认为自己所创作的陈思珍这个形象是富有中年人气质的人物。周云龙(2010)指出:“作为一个被塑造的人物而言,陈思珍不是一个扁平的‘好太太’,也不是一个庸俗的女人,而是在规训中寻找缝隙,在凝视中进行反抗的人。”^② 张琼予(2013)认为陈思珍的形象是中国式的“家庭天使”^③。陆新月(2023)则认为:“太太陈思珍是一个有着丰富物质欲望的女人,习惯了中产阶级生活的以主妇身份为每日信念感来源的女人。”^④ 目前学界对于太太陈思珍这一形象有着多种解读,而这种多维度的解读为进一步研究陈思珍这一人物形象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从目前看来,研究者对于陈思珍生存策略背后的社会结构压迫性挖掘存在不足,而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本文将以太太陈思珍的“谎言”为切入点,采用文本细读与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探究陈思珍谎言的表现形式、产生的动机以及她在家庭内部与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同时结合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分析时代因素对陈思珍生存策略的塑造与限制,从而挖掘与剖析角色的生存策略与时代困境。

一、陈思珍的生存策略——谎言的多重功能

陈思珍在剧本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陈思珍,张爱玲认为:“她的气息是我们最熟悉的,如同楼下人家炊烟的气味,淡淡的、午梦一般的,微微有一点窒息。”^⑤

在《太太万岁》这个剧本所构建的家庭图景中,和谐与体面是金玉的外表,其实质已经如破败的柳絮一样,而陈思珍则是这层假象的制造者。她深知在这个充满了利益纠葛与情感暗流的家庭中,维持住表面的和谐对自己生存的重要性。当丈夫唐志远不再满足于当一个银行公司小职员而想创业开公司之时,资金短缺的困境使陈思珍编造了婆婆遗嘱中有金条和美元的谎言,以此来骗取父亲对丈夫的资助。这一个谎言看似简单,实则是她权衡利弊之后所做出的无奈之举。在她的认知里,家庭的和谐稳定与丈夫事业的成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如果丈夫的事业蒸蒸日上,家庭的经济能够得到稳定,那么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就能得以稳固。而一旦家庭因为经济问题陷入生存问题之中,她自己将失去在这个家庭中的立足之地。

面对丈夫出轨在外养情人的残酷事实,陈思珍选择了更为隐忍和复杂的谎言策略。在第44场中,她亲自在丈夫的西装中掏出了有口红的手绢。陈思珍没有质问也没有吵闹,而是装作若无其事,对丈夫的不忠行为视而不见。当妹妹和弟弟前来报告姐夫在外面的出轨行为时,她巧妙地回应了,并且用委婉的言辞和无奈的笑容来掩盖内心的痛苦,想尽自己的努力来维持家庭“美满”的假象。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并非出于她对丈夫的包容,而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如果公开丈夫的出轨行为,不仅会让自己陷入难堪

的境地,而且也会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更为重要的是会破坏家庭的稳定,使自己失去生存依靠。因此,谎言成为维系家庭和谐的必要手段,哪怕这种手段是脆弱的,但是太太陈思珍也甘之如饴。

在家庭这个人际关系网中,陈思珍需要扮演多种角色。当女佣不小心打碎茶壶之时,她第一时间不是责备女佣,而是担心婆婆生气,引起家庭纠纷。于是她迅速将茶壶碎片塞进沙发,面对婆婆的询问则是“说谎”,说是隔壁小孩踢足球打碎了玻璃。这一谎言不仅让女佣免受婆婆的指责,也避免了自己遭到婆婆的责骂,巧妙地化解了可能会发生的家庭纠纷。陈思珍通过这个谎言,成了婆婆眼中识大体、会处理事情的形象,也获得了女佣的感激与尊重,同时还维护了和谐的家庭氛围。

在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背景下,女性普遍缺乏独立的经济能力,而正是这种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得陈思珍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得不做一个“和事佬”。但是,陈思珍并非甘于现实摆布的女子,在面对生活困境时,她选择了用谎言来争取生存资源。当丈夫缺乏资金创业之时,她深知仅凭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很难说服父亲资助丈夫,自己的意见往往不会被重视与采纳。于是,她替吝啬的娘家撑门面,编造了婆婆遗嘱中有金条的谎言,成功从父亲那里骗取了丈夫的创业资金。这一行为看似在帮助丈夫,实则是她为了巩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而做出的努力。她知道,只有丈夫创业成功,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自己才能够生活得更好,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也会得到提升。“谎言”成为陈思珍在经济困境中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的一种尝试,尽管说谎这种方式有着很多无奈和风险。

这些谎言不仅是维系家庭和谐的“道具”,还是在无法改变现实的情况下,对于家庭关系和社会规则的一种微弱反抗。她的每一句谎言都像是一把钝刀,在割伤别人的同时,也在刺痛着自己的内心,但这或许是她在那个时代能够采取的唯一反抗方式。

二、生存策略的社会根源——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时代困境

太太陈思珍说谎一方面是为了维持家庭的和谐,另一方面也是自己所做出的微弱反抗,但是说谎这一生存策略受限于当时上海的时代困境。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虽然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展现出一些变革的迹象,但社会结构与家庭伦理仍然深受传统观念影响。传统家庭伦理对于个体的规范是无处不在的,甚至内化为多数人的行为准则,这种无形的规训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当时,一位女子在一份女子征婚启事中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女,26,未婚,身轻貌美,性情庄重,师范毕业,喜文艺通女红,具旧道德新思想。”在这份征婚启事中,即使是师范毕业,接触过新思想的女性群体,“旧道德”仍然是自己的标签。这反映出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深刻影响,也就是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符合传统的家庭展开,但这种观念严重限制了女性的自我发展。《太太万岁》中的太太陈思珍,则是这一时代背景下女性的典型代表。陈思珍刚结婚还没到一年,就在家庭中感受到婆婆催生的压力。在第2场中,婆婆过生日都在念叨着自己的孙子。而陈思珍为了稳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做一个符合时代背景的家庭太太,只能努力迎合这些期望,甚至用谎言来遮蔽可能存在的问题,这其实只是女性在传统社会观念之下的无奈之举。

与此同时,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处于经济动荡,通货膨胀之时,投机行为盛行,生存压力压榨着每一个人的生存空间。剧中女佣抱怨物价上涨,有生存的压力,婆婆也在对话中抱怨物价上涨,比如说一盒苹果和一盒橘子需要两万块钱。在这样恶劣的通货膨胀环境下,陈思珍为了家庭的生存,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所以她才通过谎言来骗取自己父亲的资助,帮助丈夫创业,试图摆脱经济困境。当时社会盛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这在张爱玲的很多作品中也可以窥见。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攀附有钱之家,嫁给患有骨痠的姜家二少爷,在姜家受尽屈辱,也被金钱扭曲了心灵,后来更是为了守住自己的养老钱,扼杀了子女的幸福。《半生缘》中的曼璐,因为感受到了金钱的魔力,为了钱财而沦为交际花。《太太万岁》中,金钱则对人际关系进行了腐蚀。陈父与女婿的关系不是建立在真正的感情之上,而是出于金钱利益的考量。一开始女婿来找陈父投资创业,陈父认为女婿没钱而直接拒绝投资。而交际花施咪咪的所作所为也是十足的拜金行为,志远破产之后也要假装怀孕来捞走一笔钱财。从这些情节中都能看出,家庭矛盾是与经济利益息息相关的,家庭关系不是建立在纯粹的情感之上的,而是充满了利益的考量。而陈思珍的谎言则是在这种金钱至上的观念下,为了在家庭和社会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支持,以维持家庭的体面和存续。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与现代思想相互碰撞融合。太太陈思珍渴望过上“摩登”的生活,对别针和无线电产生无限向往。然而,她又无法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在家庭中仍遵循着传统的行为规范。结婚之后,她为

了维系好邻里关系,学会了打牌,放弃了自己的音乐爱好;丈夫出轨之后,陈思珍提出离婚,但仍要替丈夫善后,仍是传统夫妻关系中的行事方式。因此,矛盾和冲突使她内心充满了挣扎,而她的谎言则是在这种文化转型背景下,试图调节传统与现代矛盾的表现。

三、生存策略的评价与反思

由此可见,在传统观念的影响、经济动荡的历史背景、传统文化与现代新思想的碰撞下,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是难以想象的,她们既缺乏属于自己独立的空间和资源,也难以突破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因此,陈思珍的谎言,并非简单的道德瑕疵,而是她在时代的生存困境中,为了家庭和自我尊严所做出的“最优解”,是在夹缝中表现出的生存智慧。西蒙娜·德·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⑥陈思珍生活的家庭和时代背景,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将她死死地束缚着。她无法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改变现状,所以她的谎言就是保护自己 and 家庭的铠甲。但是陈思珍的谎言,表面上维系了暂时的和谐,实际上暗藏着无尽的辛酸和悲哀。她看似掌控着家庭的“谎言游戏”,实际上只不过是适应传统家庭模式与社会规则下的生存策略。正如张爱玲所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⑦这不单单是对人生的感叹,也是对当时女性生存境况的隐喻。尽管张爱玲对于女性的生存、女性的未来感到悲观,但是她通过对女性生存的现实刻画,来引起人们的思考。陈思珍的“谎言”生存策略,并非个例,而是当时无数女性的生存策略,其背后反映的是特定时代背景之下个体的普遍困境,是具有历史现实性的。

将陈思珍式的“贤妻良母”观念与当代女性的独立意识作比较,会发现当代女性的观念意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拥有了更多的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在经济上可以实现独立,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所以当代女性不再依靠谎言来生存,她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在职场和家庭中能够追求平等的话语权,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不过,《太太万岁》中所描述的陈思珍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反思意义。它时刻提醒着我们,要关注社会结构对个体的影响和塑造作用。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⑧社会结

构中的性别不平等、资源分配平衡的问题,会深刻影响个体自我的发展。因此需要不断反思和改进社会制度,从法律政策、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入手,来切实保障女性权利。■

- ① 张爱玲:《〈太太万岁〉题记》,《大公报》上海版 1947 年 12 月 3 日。
- ② 周云龙:《视觉与认同:〈太太万岁〉的时空转译及其文化政治》,《文艺研究》2010 年第 11 期。
- ③ 张琼予:《张爱玲剧作〈太太万岁〉的性别主题与喜剧性》,《电影新作》2013 年第 5 期,第 94 页。
- ④ 陆新月:《从〈太太万岁〉到〈爱情神话〉——张爱玲式都市轻喜剧的嬗变》,《戏剧之家》2023 年第 30 期,第 150—152 页。
- ⑤ 李准鸥:《今日婚姻的严重问题》,《新光杂志》第 1 卷第 7 期,1940 年 10 月。
- ⑥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9 页。
- ⑦ 张爱玲:《天才梦》,《西风》1940 年第 48 期,第 543 页。
- ⑧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 页。

参考文献:

- [1] 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晓征,平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曹晓花 E-mail: 1324986918@qq.com